

綠山谷集體農莊

〔蘇聯〕謝·安東諾夫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蘇聯〕謝·安東諾夫

綠山谷集體農莊

丁 如 譯



符·拉佳今 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綠山谷集體農莊有一個孩子寫信向農業科學院要來了一些新品種的麥籽，和朋友們組織了一個第五秘密農作隊，瞞住大人，把麥籽播在一塊很隱蔽的空地上，可是大人暗中給他們幫忙，最後孩子們經過種種困難，終於得到了很大的收穫。

這本書描寫了蘇聯兒童熱愛勞動，熱愛科學，關心祖國的建設，同時也指出成人應當怎樣巧妙地關心和幫助孩子們做他們所感興趣的有益工作。

С. Антонов

ЗЕЛЕНЫЙ ДОЛ

Детгиз 1954

綠山谷集體農莊

謝·安東諾夫著 丁如譯

符·拉佳今繪圖 金星校閱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零壹肆號

上海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精)0136(高)

開本787×1092¹/₃₂ 印張3 11/14 字數70000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30 定價(4)0.50元

主要人名表

第五秘密農作隊隊員

- 彼嘉 哈里東的兒子。
費佳 彼嘉的同學。
多里亞 彼嘉的同學。
柯西卡 彼嘉的同學。
季莫非 彼嘉的弟弟。
廖麗雅 亞歷山大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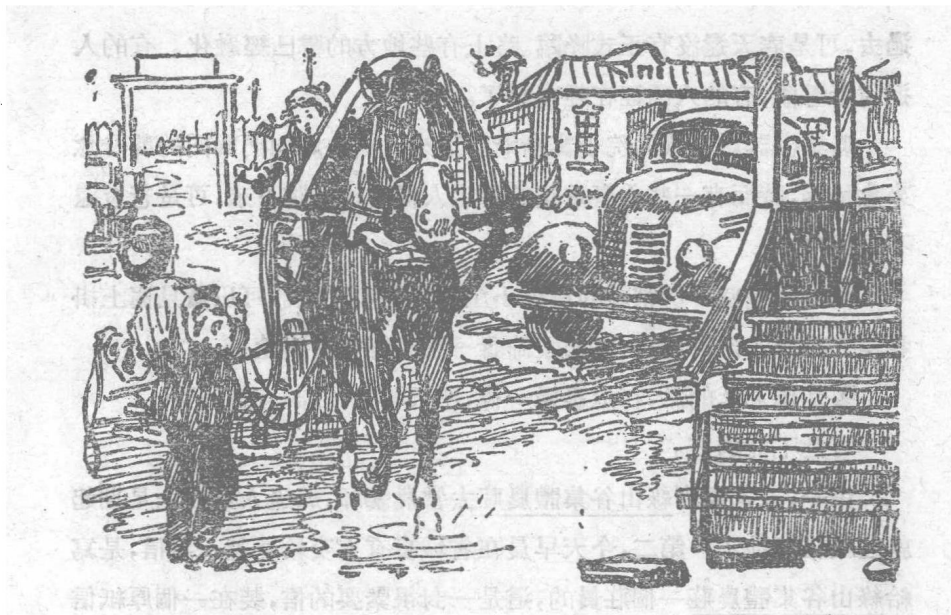
其他人物

- 亞歷山大 綠山谷集體農莊的農藝師。
哈里東 綠山谷集體農莊的主席。
杜霞 農藝實驗所主任。
華西亞叔叔 牧場主任。
葉高爾老爹 看守人。
克拉芙其雅老師 鄉村學校的教師。
高路鮑夫 拖拉機隊隊長。
高沙 農業機器站站長的兒子。

目 錄

主要人名表

1. 一封信·····	1
2. 第五秘密農作隊·····	14
3. 開始時遇到的困難·····	24
4. 黃昏·····	35
5. 新來的·····	40
6. 杜霞·····	45
7. 誰寫的字條·····	58
8. 生日·····	65
9. 演出·····	74
10. 煩惱重重·····	82
11. 管理處會議·····	90
12. 又是一封信·····	93



1. 一 封 信

爸爸跟趕車的老爹找農業機器站站長要求換馬去了，廖麗雅在長途旅行以後覺得很累，所以一個人留在馬車裏。她裹在一條寬大的羊毛頭巾裏，坐在幾隻手提箱中間打盹。閉上眼睛的時候，她覺得馬車好像又在漫長的、佈滿小水塘的路上行進，那一望無際、白雪皚皚的原野好像又在慢慢地轉動，兩旁許多鬆了下去的雪堆裏照舊露出一根根樅樹枝，它們本來是擋雪用的，現在已經斜了下去，沒有用了。

太陽快要下山。太陽的上面是黃顏色，下面是橘紅色，好像它的全部熱氣都沉到下面去了。這些日子的天氣有點變幻莫測，雖然冬季已經

過去，可是春天還沒有正式降臨。路上有些地方的雪已經融化。有的人還駕着雪橇，有的人已經在趕馬車了。

農業機器站空曠的院子裏漸漸靜下來。辦公處開門關門的聲音愈來愈稀落，時而有一些心事重重的陌生人從樓梯上跑下來，可是爸爸還不見回來。

辦公處隔壁一所精緻的白色小屋子裏點起了燈。可以看見窗上掛着鑲有花邊的窗簾，窗框之間裝飾着一束束鮮紅的山楂果。

要是聽老爹的話，在這裏過一夜，明天再走，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不能過夜。

第一，爸爸要到綠山谷集體農莊去當農藝師，那邊人家從上星期起就已經在等他了；第二，今天早晨在省城裏有人交給爸爸一封信，是寫給綠山谷集體農莊一個莊員的，這是一封很緊要的信，裝在一個厚紙信封裏，上面寫着：“特·捷·李森科寄”〔註〕，要爸爸儘快交給一個姓伊凡諾夫的人。

廖麗雅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她腰間推了一下，她醒了過來。

她睜開眼睛一看，看見一個馬鼻子。那鼻子大得出奇，兩個淡紅色的鼻孔真有點可怕。牠的兩隻耳朵之間垂着一綫黑色的鬣毛，左耳旁給剪去了一塊三角形的毛。那鼻子毫不費力地把一隻沉重的手提箱掀在一邊，像挪開一個火柴盒那樣輕便，然後從油布下面扯出一束乾草。

“滾開！”廖麗雅喝了一聲。

那匹馬鼓起黑得像灌滿墨水的眼睛，毫不在乎地瞪了她一眼，鼻子

〔註〕 特洛菲姆·捷尼索維奇·李森科(1898——)是蘇聯的學者、生物學家、農藝學家、蘇聯農業科學院院士(一九三八年起任院長)。

裏哼了一聲，捲起一股塵土，然後又從廖麗雅腳下扯出一束乾草。

“爸爸！”廖麗雅嚇得叫了起來。

“別怕，牠挺馴順的，”有一個人平靜地說。

馬車旁站着一個十二歲光景的男孩子，他歪戴一頂能遮住耳朵的暖帽，帽子的式樣很像夏伯陽戴的高皮帽。

那孩子拉住馬帶，把馬嘴扳開，掏出一塊濕漉漉的鐵軸。可怕的馬把頭搖了幾下，搖得嘴裏的口嚼格格響，脖子向台階那邊伸去，一下子從梯級上咬下一塊木片。

“請把牠拴住吧，”廖麗雅把兩腿閃開了些，求着他說。

可是那孩子沒聽到她的話。他鑽到馬肚子下面，想抬起牠的後腿。那馬不肯。

“喂，別淘氣！”孩子輕輕敲了一下牠的膝蓋說。

那匹馬回過頭來，很不樂意地看了一眼，把腿抬起了一點。孩子把馬蹄上一塊冰殼敲去，兩手在牠亮晶晶的臀部擦了一擦，然後走到廖麗雅跟前。

“幹嗎把你裹在頭巾裏？”他打趣着問。“也許熱了吧。要不要我來給你解開？”

“請解吧，”廖麗雅冷淡地答應了，那男孩子像跟小娃娃那樣跟她說話，她覺得很不高興。

很快就露出一個三四年級的女學生的一張小臉蛋兒，她的臉晒成了淺黑色，一個短鼻子微微向上翹起。耳根旁露出兩條烏黑的小辮子和兩個壓皺了的蝴蝶結。

“你瞧瞧這個零件，”孩子從雪橇裏拿出一個破齒輪，有點不好意思

地說。“我拿來想把它鏢一下……”

“這是做什麼用的？”

“選別機〔註〕上的。”

“真有趣，”廖麗雅很客氣地說，她努力在想，為什麼要鏢這個鐵齒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廖麗雅。您呢？”

“我叫彼嘉。你怕布朗幹嗎？”

“哼，我才不怕吶！”廖麗雅諷刺地笑了一下。“我還能摸摸牠呢。您瞧着。”

她從後面向布朗走去，老遠就伸出一隻手，碰了碰牠的又柔軟、又溫暖的毛。

“您瞧，我摸過了，”她說，可是，真倒霉，彼嘉正忙着把雪橇裏的乾草扒攏來，所以什麼也沒看見。

他扔了一把乾草在馬的面前，才回過頭來對廖麗雅說：

“你高興的話，就騎在牠身上。”

“哦，不，我不要！謝謝。”

“騎吧。你心裏一定很想騎……”

“我騎不上：太高了。”

“騎吧，我來扶你上去。”

“騎上去也不要緊，不過我的腳上都是泥巴。我會把牠弄髒的。”

“那算得了什麼。牠反正要洗刷的。”

〔註〕 選別機是一種把農作物按品種等級分開的機器。

再要推辭也沒有理由了。她由彼嘉扶着，爬上了布朗拖的雪橇的車檔，再小心翼翼地爬到馬背上。

馬背又寬又平，像一張桌子。可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抓。廖麗雅只好抓住馬鬃，皺緊眉頭坐在上面。

“好玩嗎？”彼嘉在下面問。

“好玩極了！”廖麗雅應着，其實她怕得要命，生怕布朗會突然走動起來。“請把我扶下來吧，牠一定很吃力了。”

“笑話！就是十個像你這樣的人騎在牠身上，牠也不在乎。載重一噸半的卡車拖不動的東西，牠拖了就走。像第二工作隊運糞肥的時候，別的馬只能拖六堆，可是牠能拖十堆。有一次，要把鉀鹽從站上運走，牠比所有別的運輸工具都強……”

廖麗雅一面聽着彼嘉說，一面焦急地等候一個適當的機會要求彼嘉把她從布朗身上扶下來。可是彼嘉却在講什麼鉀鹽啦、過磷酸鈣啦、發酵的畜糞啦〔註〕，忽然他沒頭沒腦地問起廖麗雅有沒有騎在馬上走路……

“沒有，差不多從來沒有過。請扶我下來吧。”

“要不要我帶你騎着走一會？”

“哦，不，不，我不要！”

“你抓牢些，”彼嘉說完，輕輕吹了一聲口哨。

布朗晃了晃耳朵，像裝上滑輪似地小心地走動起來。

廖麗雅連自己也覺得突然地哇的一聲哭了。但是布朗仍舊一步步走着。每走一步，廖麗雅就在牠背上跳一下，爲了怕滑下來，她幾乎全身

~~~~~  
〔註〕 這些都是肥料。

騎到馬背上，喊聲愈來愈高。彼嘉也愣住了，他站在那兒莫名其妙。

“廖麗雅，你在幹什麼？”從遠處傳來爸爸的聲音。“馬上把馬勒住！”

“我在騎……騎……馬……啊！”廖麗雅邊哭邊喊。

爸爸跑到布朗跟前，氣憤憤地喊着“站住”“停下”，把廖麗雅從馬背上拖下來，抱到乾燥的地方把她放到地上，攔了她一下。

喘過一口氣以後，爸爸向彼嘉責問：

“這是不是你的馬？沒有馬鞍難道能騎人嗎？你說，能騎嗎？”

彼嘉垂下了頭，用鞭子在地上畫着圓圈和螺旋綫。

“好一個女騎手！”一個滿臉鬍鬚的人用低沉的聲音說，他剛從辦公處出來走到台階上。“亞歷山大同志，這就是您的好學生嗎？”

“就是她，”爸爸說。“走一步路都得當心她……在家裏我只放她跟姑姑一塊兒玩。”

“你是打哪兒來的，小英雄？”滿臉鬍鬚的人問彼嘉。

“我是來鐸齒輪的，站長同志。我打綠山谷來。”

“打綠山谷來？好極了！亞歷山大同志，您的交通工具有了。這匹好馬能比我們這兒所有的馬更快地送您到目的地……”

“您想讓這個孩子送我去？”爸爸覺得很奇怪。

“那有什麼不好呢？我們這兒的孩子都挺能幹。再大的事情交給他們辦，我們也放心得下。”

“人家不願意就算了……”彼嘉說。

“你別不高興！”站長慢慢地說。“我們快點把行李搬上去……必須立刻把農藝師同志送到那裏。你要知道：他要去送一封很重要的信。”

不多一會，手提箱已經搬到雪橇裏；爸爸笨手笨腳地把羊毛頭巾裏

在廖麗雅身上，然後跟站長告別。

他們的雪橇離開農業機器站的院子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廖麗雅舒舒服服地坐在手提箱中間，傾聽着有節奏的馬蹄得得聲和在遠處黑暗中行駛着的一列火車的隆隆聲，她又打起盹來了。雪橇一會兒在雪地上輕輕地滑過去，一會兒在濕土上沉重地拖過去。

“小傢伙，你這樣一個人在夜裏趕着雪橇，不害怕嗎？”廖麗雅聽見爸爸的聲音，知道他又高興了。

“有什麼可怕的？”彼嘉反問了一句。

“可怕的東西多得很哩……狠啊，老妖婆啊，”爸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我們這兒的狠都打光了。說到老妖婆，那是嚇唬嚇唬小娃娃的……現在我們那兒……”

下面的話廖麗雅沒有聽見。她睡着了，夢見她一直住的那個城市的街道，夢見糊着玫瑰色糊壁紙的小房間，夢見學校裏許許多多把成績考查叫做“小姑娘大驚小怪”的女同學……

她覺得一隻腳有點發麻，醒了過來。黑暗中什麼也看不清。只有老遠的地方閃着一點一點微弱的電燈光，還有就是羽毛似的長長的白雲在漆黑的天空中泛着微光。

彼嘉在跟爸爸說話。

“有時候趕路經過丁柯夫冰谷倒是有點提心吊膽的……”彼嘉說。

“那邊有些什麼？”爸爸問。

“那邊有很多水。上面是雪，可是雪的下面流着冰雪融化的水。去年這時候沃洛吉卡走過——連人帶橇都陷了下去。”

“我們也要經過那個冰谷嗎？”

“當然！”

“會不會把腳弄濕？”

“不單把腳弄濕，也許要浸到齊脖子的地方洗個澡吶。”

接着是一陣沉默，廖麗雅又聽到遠遠的地方火車行駛的聲音。

“年輕人，爲什麼我們不走大路？”爸爸忽然問，從他的聲調聽來，廖麗雅知道他又開始生氣了。

“您自己說要快一點趕到。所以我們抄近路走……”

“而且又是雪橇，不是馬車……什麼都是亂七八糟的！”

“雪橇比馬車好。瞧，那就是丁柯夫冰谷。布朗，放慢一點兒……”彼嘉對馬說。

廖麗雅把身子抬起一點向前看，那匹馬小心地俯下臀部，沿着披上一層霜的深谷陡坡走下去。雪橇一會兒側向這邊，一會兒倒向那邊，可是彼嘉又開兩條腿，穩穩地站在前面，像鏢在雪橇上面似的。

坡度終於稍微平坦了些，廖麗雅看見一條大約有二十公尺寬的雪帶平鋪在谷底。馬走到這條帶的邊沿，就停下來嗅嗅雪。彼嘉抽了牠一鞭。那匹馬搖搖尾巴，可是一步也不走。

這時可以聽到雪底下的水在潺潺地流。

“怎麼啦？”爸爸問。

彼嘉從雪橇上跳下來，用鞭子戳戳地上的雪，然後扯了一下布朗的馬勒。那匹馬挺住身子不走。

“這兒不能過去，”彼嘉想了想說。“這兒深得很。牠知道。”

彼嘉重又站到雪橇上，扯動韁繩，趕着馬沿雪帶的邊沿走。這樣走

了不少時候。

“要是在白天，我們馬上就能找到可以走過去的地方，”彼嘉說。“白天看得出哪兒的雪是白色的，哪兒是灰色的。”

“那末什麼地方能走到大路上去呢？”

“要走到大路上，就得回到農業機器站……不過您不用擔心。我們就在這兒過去。”

彼嘉趕着布朗向那條雪帶橫穿過去，手裏揮着鞭子。但是那匹聰明的馬神經質地踏着腳向後倒退，鼻孔裏噴出氣來。

“小弟弟，我們還是步行過去的好，到了那邊再把馬叫過去，”爸爸提議說。

“不行！步行過去會陷得更快些。”

彼嘉抽了布朗一鞭，吹了一聲口哨。那匹馬驚慌地拖起雪橇往雪地裏走去。

起先一切都很順利。布朗平安地走過谷底的四分之一路程，走過一半，走過四分之三了。雪很堅實，雪橇底下的滑木擦着雪的表面發出輕微的軋軋聲。

以下的一切發生得非常快，廖麗雅連害怕都來不及。發出了一陣響聲，好像是什麼東西燒開了的聲音，布朗已經陷了下去，水浸到牠的肚子。

“快站起來！”——彼嘉嚷着。

接着廖麗雅給夾在爸爸的膈肢窩下，那雪橇像一條小船似地在雪中傾斜着向岸邊浮去。再過一會兒，那匹渾身濕透、鬃毛鬆曲的馬，已經拖着雪橇上坡了。

“看樣子我們浮過來了吧？”爸爸問。

“浮過來了。現在您看到了，爲什麼雪橇比馬車好。身上一點也沒弄濕，”彼嘉說。

“不錯，的確沒有弄濕。現在沒事了吧？”

“沒事了。要是過了達尼洛夫冰谷，那就算到家了。”

“要不是爲了那封信，我怎麼也不跟這個小傢伙來！”爸爸喃喃地咕嚕着。

達尼洛夫冰谷順利地經過了，沒多久，廖麗雅就看到路的兩旁一座座房屋的黑魘魘的輪廓。這就是綠山谷集體農莊的幾個村子中的一個。

經過這次辛苦的長途旅行以後，終於看到了你將在那裏生活、睡覺、做功課的房屋的燈光明亮的窗子，這該使人多高興啊！……這座房屋對你還是陌生的，黑暗中連它是什麼顏色也看不清，可是它的窗子裏的燈光在歡迎你，天井裏樹影憧憧，大門裏面有一頭小狗在忽高忽低地汪汪叫着，到明天牠就會喜歡你，搖着尾巴跟你親熱……

廖麗雅從雪橇裏爬出來，伸了個懶腰，用腳摸索着梯級，走上台階。

“兩位貴客，請進來，”有人站在門口用悅耳的聲音說。

廖麗雅懷着好奇心向黑暗中走去，一不小心撞在一個木桶上，但是馬上有一隻可親的手抱住她，慢慢地引她走上正路，並且打開了一扇方形門。廖麗雅走進一間清潔的房間，裏面散發着剛洗乾淨的地板和烤熱的麵包的氣息，在明亮的燈光下，她眼睛也睜不開，那雙親切的手很敏捷地解開她背後的羊毛頭巾的結。

廖麗雅轉過身去。她面前站着一個寬臉龐的姑娘，睡眼惺忪地微笑着。



“靠左邊一點，亞歷山大同志，”她一邊聽着門口的響聲，一邊用清脆的聲音說，“我們打清早起就等你們來，等來等去不見人到……在這個季節，汽車是開不到我們這兒來的……”

“您是農藝實驗所主任嗎？”爸爸站在門檻上問。“人家對我說起過您。”

“關於我的事有什麼可說的……”姑娘謙虛地說。“你們一定凍壞了！喝杯熱茶，馬上就會暖和的！”

“先不忙喝茶，親愛的葉芙多吉雅……我把您的父名給忘了。”

“就叫我杜霞好了，幹麼那麼客氣！……”〔註〕

“先不忙喝茶，親愛的杜霞同志，我請您幫我找到伊凡諾夫。”

“伊凡諾夫？”杜霞重問一遍。“我們這兒姓伊凡諾夫的人很多。您要找哪一個？”

亞歷山大同志掏出那封信，朝信封上看了一看。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這兒只寫着：彼·哈·伊凡諾夫收。這封信是李森科院士寫的呢！”他鄭重地添上一句。

“哦，讓我看看。不錯，是李森科寫的……彼嘉，李森科給你寫信來啦。”

亞歷山大同志正在脫大衣，一條手臂才從袖子裏伸出來，聽了這話，他愣住了。彼嘉剛把一隻手提箱拿進來，他馬上接過那封信，把它翻來翻去看了半天，然後用牙齒撕去信封的一條邊。好奇的廖麗雅走到他身旁。信封裏有一張小便條、一張米丘林像，還有一包用蠟紙包起來的

---

〔註〕 葉芙多吉雅就是杜霞，前面一個是正名，後面一個是愛稱，把正名和父名連起來稱呼是表示尊敬、客氣。